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殘水滸 序

皖南程師善之，先兄綏伯摯友也。三〇年前嘗共事揚州府中學堂，明叔適肆業於此。是時風氣初開，學校中猶殷殷然以經史為重。先兄課經學，而善師則課史學；先兄抱漢宋以來傳統觀念甚篤，善師則發揚蹈厲，有革故鼎新之志。兩人之私誼甚厚，其論文字講性理，翕合無間，為全校所注目；而政治之說則大相左，顧彼此不以為忤也。先是善師嘗以醉心改革之論，為清吏所偵，賴其友洪可亭、許佩芳左右之，幸無事。在府中學時，其鄉人汪菊田、凌蕉庵輩倡黨議南都，善師時托病潛從之游，不以告先兄，先兄亦佯弗知也，顧以人格相稱許者彌篤。同人往往謂兩人迂且怪，誹議種種，胥不以為意。自光復以後，蹤跡不疏，而一見之下，欣悅如故。善師生平有狂志，視並世人無當意者，不欲依之以謀衣錦食肉，又格於環境，亦自無以行其志，家居奉母，時時為稗官小說之言，以資娛樂。今茲《殘水滸》其一也。書成，明叔請以載本報副刊，署名一粟。善師四〇以後學佛，於世事一切淡泊，尤不欲以著述鳴。明叔以為方今善師求以忘世，而世未盡忘善師也。則剗之際，自以真姓名相見為宜，遂不請而刻之。嗟乎！綏伯先兄之歿，垂〇年矣。使其尚存，其鼓掌掀髯議論風生者，當何如哉！

民國二〇二年秋儀徵包明叔序於新江蘇報館

### 小引

昔讀施耐庵《水滸》，愛其善於描寫。一展卷，而百八人之性情品格，活躍紙上。讀之終篇，乃以一石碣、一夢囈為結束；則又怪其前之何其如火如荼，而後之又何其如夢如幻也。三復思之，當死生患難之際，是諸人者，固各本其天賦之特性，縱橫馳騁，出險入夷，恰以其血氣之剛，相為縮合，斯有然矣。及其組織垂定，雖曰盜賊，亦必有其法律，有其指揮，以相維於不犯不散；則前之極力描寫者，一變而為勉就範圍；乃欲於勉就範圍之中而仍不損其個性，此則自為之難而無以自解者。故石碣之後，梁山泊之系統既成，只好於夢寐之中驅除淨盡。無他也，避難之故也。至《後水滸》之以征四寇為功，以王暹羅為壯，則節外生枝而已。《蕩寇志》則純為帝王辯護，其理想已甚卑鄙，無端生出陳希真諸人，崇拜帝王之餘，增以迷信，其尤妄矣。一粟頃以《殘水滸》見示，自張叔夜以外，人物無增於《水滸》者。而特就《水滸》所載各人之性情品格，一一痛快而發揮之！宋江之狡，吳用之智，舉無所措手焉，而《水滸》於是乎解散矣。其結構勝《後水滸》、《蕩寇志》遠甚。一粟之才，不及施耐庵；《殘水滸》之文采，不及《水滸》，此無庸諱者。然而吾以為善讀《水滸》者，莫如一粟。蓋能利用前《水滸》之疵病，而一一翹而出之也。吾謂一粟此書之成，當謝施耐庵；非施氏描寫於前，一粟何從發揮於後；非施氏護前而不肯著筆，一粟何從投間以為之結局哉？讀既竟，因略以己意分節評之，而撮其大要如是。

戊辰重九日秋風偶識